

梔子花球

趙景深著



梔子花球

趙景深著

一九二八年六月付排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版

梔子花球

實價六角半

版權所有

1—2000

著者 趙景深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序

我也有創作集要出版麼？這真是一件誰都想不到的怪事。平時大都是做一點介紹的工作，所以某雜誌有人稱我爲『以翻譯安徒生童話而出名』，現在翻譯柴霍甫而成功的趙景深先生。』（這實在不敢當，後來Q雜誌以之爲嘲笑的資料，就更不敢當了。）現在又頗想專從文學原理和文學史方面努力，所以創作就更少了。在這五年以內（一九二三——二七）只做了二十篇左右的故事，能不能算作小說，連我自己都不敢說，就算是故事罷，我選出十三篇自己稍覺看得過去的，彙成這一本集子。我是一個笨伯，素來不會創作，只把自己的經歷或是眼見的事實敘述出來就是。本來想要題個總名，叫做真實的故事，恐

怕這書名要與內容一樣的笨，不願牠們內外媲美，所以便割捨了。

這十三篇東西，其中有五篇曾在新文化書社出過單行小本，題爲失戀的故事，不過我不曾得過他們金錢上的酬報，只得過五十本書，因此可以收集在這裏。本來失戀的故事裏，還有一篇情書，因爲那一篇是我無中生有的幻想，不是實事，恐怕以假作真，魚目混珠，便把情書摒絕於真實的故事以外，不曾收了進去。原書出版後，曾承汪儷然先生在申報藝術界上賜以美評，並蒙過獎我的輕雲，我在這裏誠懇的感謝這位不相識的朋友。這五篇現在都收在失戀這一部分內，另外還加上一篇從未發表過的蒼蠅。我並不是有心要請看過失戀的故事的朋友們來破鈔，把這五篇重看一遍，實在因爲這本集子也許可說是我的小說全集，將來是否還能創作，連我也不知道，所以只得收進去了，與我一樣連買書都買不起的『窮人』（*Biednye Liudi*）們，請原諒我

這自私者的一番微意！

霍威爾士 (W. D. Howells) 盼望他的作品能刊在有名的大西洋月刊上；我也很希望我的故事能刊在小說月報上，我想很光榮的像孩子般的驕傲着說，這本集子裏的紅腫的手槍聲梨花與海棠梔子花球都是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的。其中的紅腫的手並曾選入小說月報叢刊第六十種內。

失散有一節描寫紹興南鎮的市集和古蹟，本與全篇結構無關。我因為過於喜歡那地方色彩，便不會割去。有人說這篇小說前半像遊記，就算是遊記罷。行路難也似乎瑣碎一些，不大顧到結構；不過自己經歷總是覺得有味的，雖然這滋味是恐怖和驚嚇。親愛的讀者，請再恕我這個自私者一次。

梔子花球是想以梔子花珠來象徵小母親的，也就是用環境來襯託

女主人公，作爲相似的對比。所以梔子花球由將姜謝而至於顫抖着，而至於披上夜神的黑紗；而小母親也由有病而至於傷心，而至於哭泣。因爲寫得太短太懶，所以在這兒添上幾句笨伯的解釋。

蒼蠅曾構思三年，本想學小物件做一部大傻子此意並曾告訴過幾個朋友。終於因了自敍傳一類的東西沒有回旋的餘地，而我又過於老實，結果寫成很不起勁的畸形物，一點也不能感動人。蒼蠅只是上半部，（但却自爲起訖，首尾照應。）下半部寫初次當教員的笑話，也就沒有勇氣寫下去了。幾次想寫，幾次又把筆攔了下來，正不知何年何月，方能續作下去。小說寫長了，我真沒有那樣的忍耐力。這篇蒼蠅描寫上似乎不大用力，但將失業與失戀錯綜的寫着，結構上却是費了一些安排的。

寫小說最苦的是取材，我常因別人的作品引起我寫小說的靈感，

『是的，我也遇着相類的事！於是在看過郭沫若的橄欖以後，便接連的寫了漂泊部分四個連續而又各可獨立的短篇；（失散燒餅行路難梔子花球）又在看過周作人的西山小品以後，便哀憐到迷信的遠房的嬌嬌，寫了一篇嬌嬌的兒子。

這個集內以燒餅銅壺玉漏梨花與海棠文筆較爲輕鬆活潑，不愛看我嘮嘮叨叨老太婆腔的，我介紹這三篇給他。

戈斯（Edmund Gosse）的創作只有一卷詩和一卷自敘傳體的父與子；我的創作也只有一卷詩集荷花（開明書店出版）和這一卷小說梔子花球；這只是在量上相同罷了，在質上是不敢妄加比例的，請聰明的批評家不要又以爲我在『引證外國的文學家來裝潢「門面」』，說得像煞有介事。』

荷花是編年的；梔子花球如果也按年排列，應該是這樣：紅腫的

手靜穆槍聲（一九二三）
蜃氣裡的婚禮（一九二四）
梨花與海棠輕雲
嬋嬋的兒子銅壺玉漏（一九二五）
失散燒餅（一九二六）
行路難蒼蠅
梔字花球（一九二七）。現在爲便於閱覽起見，分爲漂泊失戀人間這
三個部分。

一九二八，八，一五。

目錄

▲▲漂泊

(以下四篇寫我與我妻之事)

失散

一

燒餅

二五

行路難

三九

梔子花球

六九

▲▲失戀

(以下寫我與友人失戀之事)

蒼蠅

七七

屨氣裏的婚禮……………一四三

輕雲……………一五九

靜穆……………一七一

銅壺玉漏……………一七九

梨花與海棠……………一九七

▲▲ 人 間 (寫我所經歷及目見悲苦之事)

紅腫的手……………一二三

槍聲……………一二七

婦孺的兒子……………一二九

失散

『妹妹，明天遊南鎮去好不好？』達善問他的妻。他結婚兩三天後，立刻就和他的妻同到人地生疏的紹興來做事。現在正是他們度蜜月的時候。

『不去，』她似恨非恨的說；每每他問她要求一件事，她總照例有個不字說在前面；然而却不一定拒絕。

『我每天到學校裏去教書，妹妹總是獨自一個人在家裏，冷清清的。還是去玩，散散心吧。』

『不去，煩煞了！』她把眼恨恨的一瞥。

『南鎮好玩得很呢，這兩天頂熱鬧，燒香的人不曉得有多少，賣

東西的攤担也很多，還有打詩謎的，還有禹王陵，還有香爐峯。你要是願意去，可以同五中附小的教員一同去，沒有學生。有十幾個男教員，三個女教員。你藉此機會，也可以多認識幾個女朋友。此後熟了，還可以常常來往，解解寂寞，不很好麼？」

『路遠不遠？』她有點心動了。

『不遠，我們坐船去，半點多鐘就到了。現在正是市集的時候，過了這個時期就不好玩了呢。』

『和他們一同去，難爲情煞了。不去。』

『這有什麼難爲情！你又不是自己一個人去。』

『太費錢。』

『也不要我們出錢。就是自己出錢，也只是一次，又不是時常要去的。到了紹興，南鎮總該去玩一趟呀。』

忽然有敲門的聲音。達善跑去開門原來是五中附小裏的何先生。何先生在客廳裏坐着。他們家裏爲了節省的緣故，沒有用僕人。他自己倒了一杯茶敬客。她把點心盤子放了上來，又進去了。

『明天早晨七點半我們出發到南鎮。務請晏先生和晏師母早點去。我的妻也去。邢先生的夫人也去。』

他聽說又有兩個女眷去，高興極了，連忙跳到房中，像小孩一般的做着手勢說：『明天何師母也去，邢師母也去。七點半我們到學校裏去。今天早點睡，明天六點鐘起來。』

『我不識字，配不上。人家問起來，怎樣回答？我不去。』

『不要客氣了。去罷？』

『隨便你罷，』她這樣地說了。其實這「隨便你罷」四個就是答應的意思，達善早就明白了。他這時真非常高興。

南鎮真是個熱鬧的地方，最熱鬧的是禹王宮。渡頭一字兒排開許多船隻，都是遊人和朝山客僱的。從渡口順着一帶長堤走過去，再過一道小橋，人就擁擠起來了。這天天氣很好，又是星期，人更來得多了。這時達善不敢快步前走，只是慢慢的走在前面，時時回過頭來看。何先生和邢先生也各自看着他們的夫人。達善的妻和兩位師母以及三個女教員跟隨在後面。除了兩三個男教員同行以外，其餘的男教員早已走在前面，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走下了橋，過了石牌坊，便擠到活動的街道的核心。達善走得更慢了，走兩步一定要回過頭來看一看他的夫人。他看見她正和新結識的一位蘇州同鄉，五中附小的女教師拉着手唧唧噥噥的講話，他的心也就安慰了。如果他離她遠了，他一定要站着等一會。這活動的市街是許多帳篷和粗竹棒支撐起來的，每一個帳篷賣一種貨物，有賣

點心的，有賣雜貨的，有賣玩具的，有賣書的，有賣甘蔗的。差不多人到了這裏，要疑惑自己到了西藏新疆的市會，或是回到二千年的猶太，想到耶穌用鞭子趕走賣牛羊的聖殿的情況。許多人影在達善眼前晃過。有的是鄉村的姑娘，有的是城裏的太太，有的是學校的學生，有的是燒香的客人。兒子喊着母親，商人叫賣着貨物，一陣塵囂的聲音浮在帳篷頂上，似乎有不可見的煙霧迷矇了我們達善的雙目。達善幾乎快暈了過去，但依舊『一步一回頭地瞟他的意中人。』

一家賣泥塑人物的鋪子吸引住了何師母，於是大家都停了下來。最做得好的是果品，那荸薺，桑椹，櫻桃都做得和真的一樣；其次是青蛙和金魚；再其次便是各種花盆了。高興起來，各人都隨意買了好幾件。何師母買得最多，滿滿的挑選了一大盒。

從這活動的街道，一直走過去，略轉一個灣，就看見巍巍的禹王

殿了。正中的廟門是關着的，游人都從偏門進出。一個很小的入口要容納幾千人進出，於是擁擠便不可免了。達善這一羣人都手牽着手連着走，跟着走；因爲小門只能容兩人，一人進，一人出；因此進出都不能成雙行走，只好挨着走。大家都不敢抬頭，低着頭看着路，看着脚。進了門以後要走三四分鐘方纔下石階，雖然這小街並沒有多長。下石階又是一件爲難的事。因爲上石階的人也很多。達善和幾個男子先跳了下來。達善立在那裏想接着女伴的手都攙扶下來，最要緊的自然是他的妻；拉別人的手不過是做個襯託，恐怕只拉妻子，被人嘲笑。如果這廟裏只有他們倆，他一定要抱着她的腰下來。終於，他拉着一位女教員的手下了石階，她則和蘇州同鄉以及別的女伴同牽着手下來的。過了石階，便到了大殿。他們在殿上瞻仰禹皇的豐儀，方正肥胖的面孔，和悅的容顏；穿着袍，捧着玉圭，覺得格外可親。達善